



诡道

郭
兴
著

诡道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诡道

郭 兴 著

责任编辑:苏吉宁
封面设计:任振江
责任校对:袁凤影

诡 道
郭 兴著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贺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57 千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册

ISBN7-227-01631-5/I·491

定 价:16.00 元

作者简介

郭兴，1940年农历七月生于灵武胡家堡乡，1961年7月毕业于宁夏农校。先后任县农林水牧局副局长，临河乡、石沟驿乡副主任，县文教局副局长等职。从小酷爱文学。1964年8月发表第一篇小说《泛潮》之后有小说、剧本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作品陆续问世，约百万余字。1979年秋辍笔，精心阅读研究中外古今一些名著。1994年7月又开始文艺创作，除了发表一些中篇小说、散文外，还撰写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《绿满狼皮梁》。长篇小说《远谋》已经杀青。现正在创作六盘山山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宁夏作家分会第一届作协理事。

内 容 提 要

古老的花城县，因干部任免而引发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权力的诱饵，钓出不同的欲望；官位的镜子，照出各样灵魂。或立党为公，不徇私情，却屡遭报复；或官欲膨胀，拿原则作交易，踩着别人往上爬；或买官鬻爵，金钱美女双管齐下。

政治舞台波诡云谲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拉开了帷幕

.....

目 次

第一章	剑的光芒.....	(1)
第二章	一出戏	(46)
第三章	悟道	(89)
第四章	药.....	(134)
第五章	绳.....	(181)
第六章	休谋.....	(223)
第七章	台阶.....	(249)
第八章	剑的威力.....	(293)

第一章 剑的光芒

一

太阳像一个被烧红了的铅球，滚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黄昏如约而至，朦胧的暮霭苦着背依青山三面环水的花城县，在夕阳的烘托下，河水与山峦映射的光泽，使花城县显得额外辉煌而壮丽。

县委书记海山亮从地区开会回来，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，只见桌子上摆着一摞一摞等待他批阅的文件，连气也没缓一口，就坐在他办公桌前那把黑色转椅上，抽出一封写着“急件”的信函看了起来。按理说他在地区开了七八天会，够累的了，应该回家去休息休息，但在他多年的工作中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，即使是再苦再累，也要把属于自己一天要干的工作干完，何况离开了县委这么多天，积压下来的事太多了，哪有闲暇时间去休息。他打算把急需解决的琐事处理完，就要尽快把组织部的班子定下来。

自从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王安调到省上以后，有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他暗示或提出，想当组织部长，都被他严辞拒绝了。要不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尽快解决，凭他的预感，定会生出很多枝节来。海山亮看文件很认真，也很仔细，有些重要文件他都是看几遍然后才签注自己的意见。他一气看了七八份文件，感到眼睛有些酸涩，便停了下来，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石英钟，已经十一点钟了，桌子上的文件还有一多半没处理。他站了起来，在地上慢慢地踱着步子走了几圈，就又坐下来批阅起文件。

在这个时候，劳动人事局长杜权的爱人常翠花闯了进来，连哭带喊地说了一通，口口声声说他爱人杜权论资格、论能力、论功劳也应该当这个组织部长。他耐着性子给解释了半天，常翠花就是不听，一个劲地缠着要他表态。他最后也有些恼火了，厉声地说道：“这是个组织问题，不是谁想当谁就能当上。这要由县委来定，我不能表这个态。”

常翠花一听急了，忙用手背抹了两下滚在脸蛋上的泪水，声音颤颤地说：“……你看不起我们老杜，你对我们老杜有意见。他这些年当劳动局长，为你挡住了多少事，挨了多少骂！这些你都知道吗？”

海山亮也有些生气了，声色俱厉地说道“这是他应该做的工作！……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常翠花那张俊秀白净的脸上忽然变了颜色，嘴唇哆嗦地说道：“就、就连省委书记也觉得我们老杜当组织部长合适；就、就你不同意！”

“你别拉大旗做虎皮，省委书记管不了这么多。”海山亮也有些恼火了，声音很冲地说道。他根本不相信常翠花说的话。

“省委书记，哈哈……”他工作了已经三十多年，从来就没听

过这么档子事。他从黑色转椅上站起身来，看着坐在沙发上还在抽泣着的常翠花，放缓了口气说道：“都十二点了，你快请回去睡觉吧！”

常翠花猛地把头一仰说道：“你今天不表态，我就不回去！”

“你不回去？我这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你睡在哪里？”海山亮向她逼问道。

“没有睡的地方，我就和你打颠倒睡！”常翠花像泼妇似的霍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直戳戳地向他里屋的床跟前走去。

“你、你……”海山亮气的话也说不出，伸出了右手食指有些颤抖地指着……

常翠花和他一直闹到了一点多，才被来值夜班的景泉连说带劝地撵走了。

“嗨！什么事都能遇上。”海山亮气愤地坐在他那把黑色转椅上，从抽屉里摸出一支“乒坛”烟，手有些哆嗦地擦着了火柴，狠吸了一口，然后，这才慢慢地将烟雾从口里吐了出来。他这人多年就养成这么个习惯，遇到过分地高兴或气怒的时候，就显出这个样子来，有时还背过人一杯接一杯地喝烈性酒。

说老实话，海山亮对组织部部长的事并不是没有考虑，在好几个静静的深夜里，他一个人掰着手指头将全县的中层干部数了个遍，觉得大多数都不太合适，只有文教局长石永贵是最佳人选。组织部可是县委的一个重要部门，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的提拔使用，没有一个党性原则强、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担任这项工作是不行的。但他感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会冒很大的风险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就是遇到再大的风险和阻力，也要将石永贵调到组织部来。“我就不相信狼是个麻的，这个问题我明天就开书记会，立即把它定下来。”他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，站起来又在地上慢慢地踱起了步。

“海书记，今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安排？”县委办公室主任景泉悄声静气地走进来问道。

海山亮从沉思中清醒过来，已是清晨七点半。他就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道：“你赶快去通知几个副书记，来小会议室开书记办公会。”

“是”，景泉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正欲转身走，海书记忙用手做了个制止的动作，然后又叮咛了一句：“请季县长一定要参加这个会。”

景泉走了以后，他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感到有些疲乏，顺势坐在那把黑色转椅上，从抽屉中摸出一根香烟点着抽起来。

开罢县委书记办公会，海山亮就急忙回到办公室，心抑制不住咚咚地跳着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让文教局长石永贵调任县委组织部长，在书记会议上竟然很顺利地通过了。

“哈哈……，明天只要县常委会最后做出决定，谁再闹也不顶事。”他一边拨电话，一边由不住地笑了起来。

“喂，你是景泉同志吗？”

“是。”景泉在电话里轻轻地应了一声。

“请你通知一下县委常委和人大马主任、政协于主席，明早八点半到常委会议室开会。”

海山亮放下了电话听筒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又思谋了一会儿，将张秘书叫来，把批阅完的文件交给了他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甩了甩胳膊，踢了踢腿，感到胳膊和腿有些麻木，就从二楼上走下来，想到街上去溜达溜达，然后回家去吃饭。他刚向前走了几步，想起自行车还没推，就折转身推上自行车走出了县委大门。

海山亮很长时间没在街上转悠了，他整天不是忙着开会，就是批阅文件，还要下乡去指导工作，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到街上转悠。今天他心里有些高兴，忽然萌生了这个念头。谁知道正赶

上工人干部下班，学生放学的时候。街上人流穿梭，万头攒动，再加上被堵塞的车辆鸣叫的喇叭声，他的兴致一下子消失了。在街口拐弯的地方，他扶着车子站了一会儿，想顺着一条僻静的小巷绕出城去，回家吃罢饭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刚走了几步，他又忽然停住了。嗨！很长时间没有到石永贵家里去了，何不到他家去转转呢？顺便也把今天书记办公会议上的决定说一下，好叫他有个思想准备。他拿定了主意，就又掉转头拐进了另一条小巷。

海山亮走马上任以后，正是尚书记调走以后，留下一堆棘手的事情，忙碌了半年都还没有处理完，平时没有时间和石永贵闲聊。

在今年新春佳节的一个晚上，他才有了时间，一边喝酒一边认真交换意见。他们一致认为：一些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很不称职，要采取措施把他们撤换掉，任命一批年轻有为、德才兼备的新生力量，这样县委的工作才会有新起色。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。劳动人事局局长杜权就是他们重点商量免掉的对象，这个人年龄虽不大，但非常狡猾、贪婪，群众反映他利用招工之便，大肆进行贪污受贿。有的人还给他罗列了十八条罪状告到了地委，但经纪律检查委员会查证核实，一条也不成立，却带回了一堆为其歌功颂德的表扬信。

“哼，我就不相信他没问题！”石永贵有些气愤地说道。

“我也是这个看法。”海山亮也愤愤地说道，“咱们慢慢来，我就不相信狐狸尾巴露不出来。”

时间又过去了半年，杜权还是稳坐着劳动人事局局长这把交椅。他现在又指使老婆常翠花来大闹，想当组织部长。哼！他做梦去吧。海山亮这样想着，便蹬着自行车向石永贵家里去。

走进了石永贵那熟悉的四合小院里，石永贵那文静秀丽的妻子芝爱正坐在院子里织毛衣，见海山亮进来了，笑了笑把他让进客厅坐下，倒了杯茶，端出他平常爱嗑的黑瓜子，就坐在一边又织起了毛衣。两个正在嘻闹的孩子勤勤和业业，一下子停了下来，歪着圆圆的脑袋，眨着眼，吐了吐舌头，就像老鼠似的溜进里屋，拿起书看了起来。

“芝爱，永贵还没回来？”

“他今天休息，没去上班，背着猎枪上东坡打野兔子去了。”

“唉呀呀，我一天忙得团团转，他还有这么大的兴趣！”

“你是县委书记嘛，他哪里能和你比！”芝爱和往常一样多一句话也不说，瞅了瞅腕上的表说：“快回来了！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石永贵推着自行车走进了院子。只见他背着一杆长猎枪，穿着一身草绿色的旧军装，歪戴着帽子，车把上挂着一个脏兮兮的帆布包，里面鼓囊囊地装着打来的野兔子。

“嗨，你这哪像个文教局长。”海山亮向走进来的石永贵说道。

“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身体好吗？”石永贵高兴地说道，“我今天三枪就打了三只野兔子，咱们剥一只出来，炒一盘红烧野兔子肉，和你这个大书记喝两杯！”

海山亮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道：“你为人师表，却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群众当中，会给人什么印象，你别拿红烧肉来诱惑我，你先考虑你这个局长还能不能当。”

“当不成就撤掉呗，”石永贵放下猎枪脱掉罩在身上的旧军装，接过芝爱端来的一盆热水，就“哗哗”地洗起来。

他们俩人坐在客厅里闲扯了一会儿，海山亮便直切主题，将今天县委书记办公会议的决定告诉了石永贵。石永贵半晌没吭

声，思谋了好一会儿，才认真地说道：“海书记，这样决定怕不合适吧！全县有不少干部和群众知道你和我的关系，必定会说三道四。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，古人云：‘用贤不避亲’。就这样决定了，有什么问题我兜着！”

石永贵再也没吭一声，一直到海山亮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他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怕不会这么顺利吧。”

“我看没问题！”海山亮向石永贵摆了摆手：“明天早晨县委就要最后决定，你要早作个思想准备。”

海山亮的家住在果园里，出了县城东门外走不上半里路就到了。院子周围长满了桃、杏、李树和几株百年以上更新复壮的老枣树。四间砖房坐北向南，屋内窗明几净。院子里斜搭着一架葡萄树，枝叶繁茂，上面挂满了一串串牛奶头似的葡萄。他家的这个住址，从他爷爷那辈到现在都没有挪过窝，直到他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才重新翻盖了一下。这里空气新鲜，从春到秋都飘荡着花果清香。

海山亮走进院子里，只见老伴正“咕咕咕”地喂一群雏鸡，就打趣地说：“唉，你怎么不大声叫呢，鸡娃子耳朵聋着呢，它们能听得见吗？”

海山亮的老伴是一位朴素、善良的农村妇女，见了人不笑不说话。平常心疼男人怕忙工作把身子累坏了，就忙东忙西地把家务活儿一起揽了，什么事也不让男人插手。她见男人开会回来，非常高兴，笑着说道：

“我嗓子哑着呢，你来叫。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海山亮将车子立好，故意地憋着嗓子叫道：“咕噜噜，咕噜噜，……”逗得从来不爱放声大笑的老伴“噗哧”一声笑弯了腰。

一碟凉拌黄瓜，一碟炒刀豆丝，一碟油炸带鱼，海山亮刚洗罢脸，老伴很麻利地端上几样他爱吃的菜。海山亮像小孩似的，伸着舌头咂着嘴说：

“嘿嘿，尽是好吃的，来，今天我们老俩也干它几杯。”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，斟了两杯：“来，你今天不喝了这杯，我就不吃饭。”

老伴端起酒杯“咕噜”一饮而尽。

“这才是我的好老婆，来，我们再碰一杯。”老两口说着笑着吃完了这顿饭。

太阳傍山的时候，海山亮硬拽着老伴沿着小径，在果园里转悠了一圈。他大概有一年多没进过果园了。桃、杏早已谢枝，梨、苹果和更新复壮的老枣树上挂满了密匝匝的果子，将枝头都压弯了。正值果树的生长旺季，枝叶墨绿墨绿的，就像泼了油似的疯长着。他吸着这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听着鸟雀叽叽喳喳的叫声，高兴地哼起歌来：“桃、杏、李、果、圆核桃，咯吧清脆长红枣，甜掉大牙的鲜葡萄。哥哥吃，妹妹笑，树上的喜鹊喳喳叫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半天才是喜来了，哈……”

海山亮今天确实是高兴极了，就是把他任命为书记的通知下来的那天，他也没有这么高兴。他在心里暗暗庆贺着：伤了半年脑子的问题，这回总算是打开了缺口。只要把石永贵任命为组织部长，他就不再伤这份脑筋了。他能慧眼识人，把干部捋顺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回到家里，他觉得有点累，往床上一躺，就发出了甜甜的呼噜声。

清晨六点多钟他就从床上翻了起来。洗漱完毕，手有些哆嗦地擦着火柴，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了两口，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烟圈来。他反复思索着常委会上应该怎么去说。大多数常委表了态后，他怎么向有些持不同意见的常委作解释……

一切都想好了，这才呼噜呼噜地喝完了老伴端来的绿豆稀饭，推着车子走出了院子。

海山亮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才七点钟，离常委会开会的时间还有整整一个小时，他泡上了一杯红茶，慢慢地喝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景泉走了进来，递给他一叠新到的信件，请他阅示。他接过信件，一封封地拆看起来。看到第三封，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是省委书记宗柏的亲笔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山亮同志：

近忙！

你县劳动人事局局长杜权，我经多方了解，确实是一位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好干部。你县原组织部部长王安也多次向我推荐过，我认为他担任你县组织部部长比较合适，请你们考虑、决定。

致礼！

宗 柏

×年×月×日

海山亮的心里忽然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，头也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棒：这，这……他坐在黑转椅上，心里反复念叨着……海山亮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么一个正科级干部，省委书记却亲自插手，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一点儿好办法也没有。常委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怎么向大家说呢？这……他想立即把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告诉石永贵，想听听他的意见，但刚走了两步又停住了：不，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不是显得捉襟见肘了吗？我昨天刚给他透露了好消息，今天再去当头给他泼凉水，这……这怎么行呢？！他又坐在那张黑转椅上，从抽屉里摸出一根香烟，手指哆嗦地点着抽了起来。

“海书记，常委们都到齐了，请你……”景泉话没说完，海山